



绿色中国梦



库布其沙梦

亦农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绿色中国梦

库布其沙梦

亦农 著



辽海传播出版社

库布其：沙梦 / 亦农著. -- 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 2014.11

ISBN 978-7-5085-2929-5

I. ①库… II. ①亦… III. ①沙漠治理 - 研究 - 中国 IV. ①P942.07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48641号

纪实中国

主 编：任启发

策 划：荆孝敏

绿色中国梦

主 编：付 平

策 划：荆孝敏

库布其：沙梦

本书作者：亦 农

责任编辑：张 红

编 辑：乔 飞

设计总监：闫志杰

装帧设计：徐 驰

设计公司：北京正视文化艺术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发行：五洲传播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中路 31 号生产力大楼 B 座 7 层

邮 编：100088

电 话：8610-82005927, 8610-82007837

网 址：www.cicc.org.cn

印 刷：北京圣彩虹科技有限公司

字 数：120 千字

图 片 数：100 张

开 本：1/16

印 张：12.75

版 次：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56.00 元

中国第七大沙漠真实传奇，
风雨坎坷数十载绿梦成真。

从库布其到长安街

2014年初夏，长安街。宽阔的马路两旁既有老建筑又有新建筑，在高档商贸大楼里入驻着央企、跨国公司和大型上市公司总部，出入其中的不乏精明强干的白领、金领，还有经常现身世界重要会议、为民众所熟悉的企业家董事长。他们掌控着各自庞大的企业帝国，甚至影响着—个行业或世界经济的发展。

与民族文化宫隔着长安街相望的凯晨世贸中心，位于西长安街复兴门内，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亿利资源集团总部设在凯晨世贸中心东座6层。此时，在一间办公室里，一位身材高大健硕的中年汉子正临窗而立，若有所思——他就是亿利资源的董事长王文彪。

北京6月的天空，虽然偶有阴霾来袭，大多时候还是湛蓝澄碧，晴空万里。今天，步行从库布其到北京需要半个月，乘高铁需要三四个小时，如果坐飞机只需要1个小时。而王文彪和他的团队从库布其到长安街，用了26年。

20多年前，北京长安街两旁还是低矮的老屋，四合院随处可见。1998年春夏之交，我和老张在建设部一家杂志做同事。突然一阵风来，伴着泥沙的雨滴砸在车顶上，就是一片密密麻麻的污点。老张说：“这已经算好的了。”据当时他回忆，再往前数10年，北京常常黄沙漫天。骑自行车上班，不但要戴口罩，还要戴眼镜，沙粒打在眼镜上，噼叭作响。那时长安街上的汽车还没有熙熙攘攘，但全都覆盖着厚厚一层黄灰黄沙，像会移动的瓢虫。

“这沙尘都从哪来呢？”

“蒙古大沙漠。”老张很肯定。

“哪个沙漠？”虽然我地理不好，也知道北京西北不止一处大漠，比如腾格里、毛乌素、库布其等。

“这就知道了，或许是其中一个，或许都有份儿。那沙粒上也没写

产地名字！”

老张是北京土著，自小在胡同里长大。当我和心怀不满的老张坐在建设部聊沙尘时，王文彪正带着他的团队在 800 公里外的库布其沙漠战天斗地。

前几日，和阿伦在三里屯喝下午茶，聊起库布其，他并不陌生。阿伦参加沙漠公益行活动已经七八年，说起人类与沙漠的话题，他并不输专家学者。

阿伦说：当今世界，土地荒漠化已成为直接威胁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最为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全球 65% 的土地面积存在不同程度沙化，每年还在以 5-7 万平方公里的速度蔓延，造成荒漠化地区的十几亿人口处于贫困和饥饿之中。中国是世界上受荒漠化危害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

我打断他，问：“有没有听说过亿利资源和王文彪？”

“他们创造了库布其模式，受到过联合国的表彰。”阿伦不加思索地答，“亿利作为全球最大的沙漠生态企业之一，在 20 多年的时间里绿化沙漠 6000 多平方公里，控制沙化面积 11000 多平方公里，为中国北方构筑起一条全长 240 多公里的绿色屏障，这是中国乃至世界治沙史的奇迹。今天，我们头顶能有这方蓝天，说到底还得感谢他们。”

“我可能去库布其，写写王文彪和他的库布其模式。”

阿伦点头：“值！”

库布其，不仅有沙漠原生态七星湖、响沙、驼队、传说中神秘的朔方古城，还有一群人，他们健康、阳光、积极、向上，数十年如一日坚守理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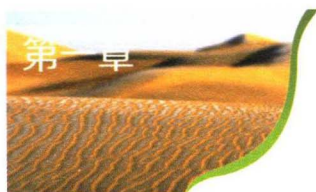
如果你正年轻，充满幻想和希望，那么跟我去库布其吧！

如果你正中年，为生活奔波，身心疲惫，那么跟我去库布其吧！

如果你已暮年，仍想重新迈步，那么跟我去库布其吧！

因为，那是一个梦想开始的地方！





第一章

梦开始的地方1



第二章

开路记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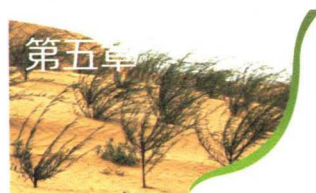


治沙记39



第四章

甘草记63



第五章

沙柳记73



第六章

胡杨记85



第七章

大漠人家101



第八章

为了沙漠的明天113

目录

第九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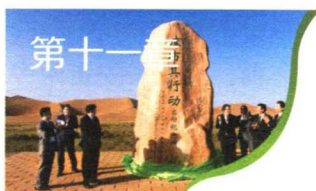
治沙记（续）123

第十章



给梦想插上翅膀141

第十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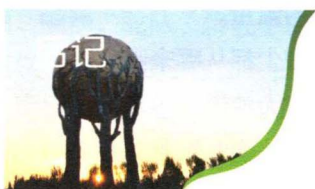
以另一种身份出发157

第十二章



库布其见闻录1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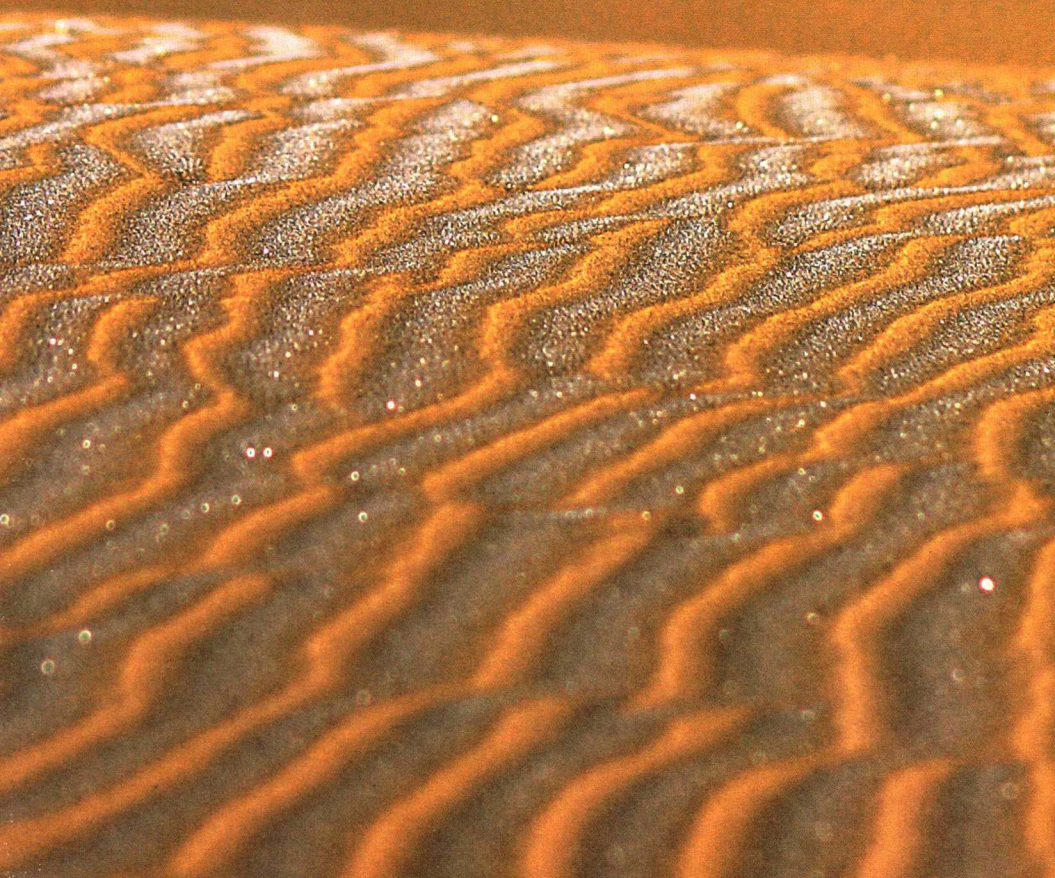
后记





第一章

梦开始的地方



库布其治沙的故事始于一家濒临倒闭的盐厂，一位当时年仅 29 岁的年轻人。平淡的生活中悄然奏响后来震动世界的乐章，而它的开始却是那样无奈无助，充满酸涩和艰辛。

五星上将、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年轻时，有一回和家人玩牌，连续几次都拿到很糟糕的牌，情绪很差，态度也恶劣起来。母亲见状，说了一段令他刻骨铭心的话：“你必须用你手中的牌玩下去，这就好比人生，发牌的是上帝，不管是怎样的牌，你都必须拿着，你要做的就是尽你全力，求得最好的结果。”

死亡之海——库布其

我对沙漠的最初认识，来自三毛。26 年前，大学时代捧读女作家三毛的《撒哈拉的故事》。贫瘠广漠的大沙漠在三毛眼中充满了无穷的诱惑。她勇敢地抛弃繁华都市生活来到这里，迎接她的是黄沙滚滚、风声呜咽、水源奇缺、物质匮乏。还有那置于大坟场的破旧沙土房：狭窄简陋，没有家具，没有床，顶上一个大窟窿。三毛不觉得困苦，她和何西甚至将生命中最神圣、最憧憬的婚礼也搬到了沙漠。他们设计房子，买石灰水泥糊墙、补窗户，用装棺材的外箱改做家具，到垃圾场拾汽车外胎自做鸟巢式坐垫，用铁皮和玻璃自制风灯，用沙漠麻布缝制彩色条纹窗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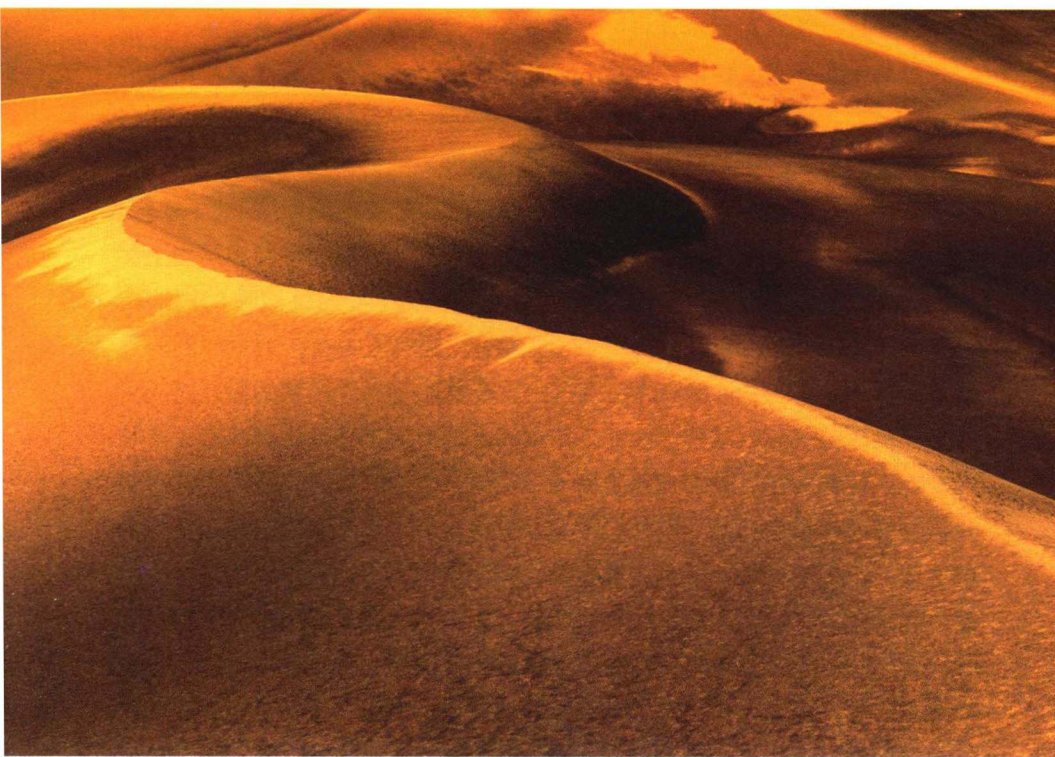
三毛尽一切可能探寻浩瀚沙漠的真实面目，她用相机拍下极荒僻地区游牧民族的生活，描述撒哈拉人的肮脏、奇异生活习俗。沙漠里的女人三四年才洗一次澡，洗澡的方式闻所未闻，用石片刮掉身上的污垢，还用海水灌肠，让人真实地感受到沙漠环境的恶劣与生活方式的落后。

《撒哈拉的故事》犹如一幅充满异国风情的画卷。很多人怀疑三毛描

写的沙漠是不是真的？答案恐怕只有她自己知道。1991年1月4日凌晨，三毛在荣民总医院神秘地离开人世。自杀抑或他杀？至今没有答案。而关于她眼中的沙漠是真是假，亦成了永远难解的谜。

库布其沙漠在我的眼里也充满了神秘。那恢弘壮丽的日出，静谧的沙漠升明月，传说中漂移的朔方郡，诡谲的太阳神湖，有求必应的神树和总是在呵呵笑的喇嘛……让人毛骨悚然的是它的别称——死亡之海。

库布其沙漠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北部。在北京正西，是离首都最近的沙漠。有媒体说：库布其沙漠曾是京津冀地区沙尘暴的三大风沙源之一，这里的沙尘在6级风力作用下，一夜就可以刮到紫禁城，是“悬在首都上空的一盆沙”。北京人老张说得或许没错，当年北京上空飞旋的一粒沙，有可能来自并不太遥远的库布其。



宁静的库布其沙漠

库布其沙漠东西长 262 公里，南北宽 60 多公里，总面积约 1.86 万平方公里。

我遇到一位民间学者，老人可谓库布其的一部活辞典，他告诉我：

2000 多年前，库布其沙漠曾是森林茂密、水草丰美、绿茵冉冉、牛羊成群的人类幸福家园。当时的库布其可以说是天野相接，生机勃勃，壮美无比。

200 多年前，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清王朝在库布其平息叛乱，连年战争，加之无节制、无约束的放垦开荒，加重了土地的荒漠化，大片良田变成荒漠，繁华胜景终究湮灭在漫漫黄沙之中。

20 多年前，库布其的生存条件极其恶劣，可谓是一片不毛之地。当地流传着“沙里人苦、沙里人累，满天风沙无植被；库布其穷、库布其苦，库布其孩子无书读；沙漠里进、沙漠里出，没水、没电、没出路”的民谣。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当时的库布其降雨量稀少，沙尘暴泛滥。生活在这里的十几万老百姓常年饱受风沙之苦，沦为蓬头垢面的生态难民。

关于库布其沙漠的形成，我还看到另一种说法：

中国的气候区划分为三大区，东南季风区、青藏高原区、西北干旱区。中国的沙漠主要分布在西北干旱区，因为干旱缺水才有了沙漠。历史上，中国的西北地区是温暖湿润的稀树草原区。后来因为青藏高原的 3 次抬升，把只有 21000 公里的印度洋到西北地区的暖湿气流阻断，太平洋到西北距离 3400 公里，中间有秦岭、太行山、贺兰山等高大山系的横竖阻隔，太平洋的暖湿气流很难到达西北，所以西北地区成了干旱区。

有人曾经提出，把青藏高原炸开一条 10 公里的长廊，让印度洋暖湿气流通畅地再输送到西北地区，改变这里的沙漠。这个颇具浪漫主义色彩的建议，因为不科学，成了天方夜谭，无法实现。

很难想象，世代在沙漠游牧的库布其人，怀揣着怎样的生活梦想？

他们的祖先曾经目睹这里美丽的草原。千百年来神不知鬼不觉，沙漠一点点吞噬人类生存的聚集地。哪怕每年只是侵袭一小步，漫长的时间过去，曾经的草原变成一望无际的沙漠。

他们是否梦想过回到 2000 年前，水草丰美，牛羊成群？一代又一代人过去了，他们依然在库布其过着凄苦的生活。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着沙漠吃什么？唯有吃苦。

“我的爷爷这样吃苦一辈子，我的爷爷的爷爷也这样吃苦一辈子。我的父亲还是这样。轮到我了，我不想守着沙漠走先辈走过的路。可是又有什么办法？沙里不会长粮食，更不会长猪牛羊肉。认命吗？不甘心，很痛苦！”阿布得老人忆及往昔，眼睛里噙满泪水。

从小吃着沙拌饭长大的王文彪，面对央视记者的镜头，微笑着说：“如我现在你给我一碗沙拌饭，我也能吃下去！”

人的适应性超强。但这种适应一旦成了习惯，人就会变得麻木，不思进取！真正有智慧的人，就是不管遭遇什么，都能将其转化为实现动力的。死亡之海，不毛之地。在这样的地方，人类除了绝望，还会有梦想吗？

1958：大漠童年

很多年前，一队迁徙的人马从陕北府谷来到内蒙古黄河南岸。他们奔波千里，疲惫不堪，遂择库布其沙漠边缘定居下来，从此一代一代繁衍生息。杭锦旗的“杭锦”，由“杭更”演变而来，它是古代蒙古族部落的名字。这个使车部落，曾经乘着车到处游牧。

1958 年 9 月，王文彪出生于杭锦旗杭锦淖尔村，这儿距沙漠只有 1 公里，距离黄河不到 5 公里，绵延的阴山余脉耸立在村子东北方。在王文彪的记忆中，童年的库布其一年 365 天，300 天都有沙。从早到晚，从春到冬，天天刮风，天天沙尘弥漫。

多年以后，王文彪回忆说：“沙漠对很多人来说可能很陌生，但我生在沙漠，命中注定要和沙漠打交道。刚懂事的时候，浑身都是沙、吃饭都是沙、睁开眼是沙、睡觉也是沙、满炕都是沙。”

与沙漠相伴的是贫困的日子。破旧的小屋，吃了上顿没下顿，面黄肌瘦的村人，光着脚丫的孩子，神情麻木的牧羊人……刚强的母亲以羸弱的身躯和父亲共同扛起全家人的生活。她总是天不亮就起床，夜深了还在忙碌。她不仅要让 3 个年幼的儿子填饱肚子，还尽心尽力伺候瘫痪的婆婆。



70年代风沙肆虐的库布其

无论生活如何艰辛，母亲总能让王文彪兄弟穿得干干净净，把婆婆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收拾得利利落落，背着婆婆到院子里晒太阳。

少年的王文彪活泼好动，对村旁的大沙漠充满好奇。“妈妈，我想去沙漠里看一看。”

“去不得！沙漠进去就出不来了。”

“为什么？”

“沙漠会吃人，沙漠里有狼。”

母亲的解释令王文彪将信将疑，他暂时放弃了闯入沙漠的念头。

库布其沙漠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也包括王文彪。

参加高中考试，王文彪考到了旗里的重点中学。他家离旗所在地60多公里，家门口的沙漠就像大山一样挡住去路。要去重点中学，需绕道

200多公里。对于贫穷的家境，这根本不可能。

王文彪只好选择沙漠边上一个较近的、便宜的非重点中学，不用再穿越沙漠。即便如此，上学仍困难重重。沙漠让黄河断流了。他只好过了黄河，再坐一段火车去那个学校。本来只有几十公里，结果去一趟得走2天。

不知从何时开始，风沙成为横亘在王文彪心底的一道阴影。他做不到像母亲那样快乐地与沙为伴过日子，他固执地认为，自己不应该再像父辈那样平淡地在沙漠边生活。可是，出路在哪里？他究竟想过怎样的日子？

无数次站在村头，王文彪面对漫延无际的荒漠，一个念头在他脑海盘旋：我不属于这里！这不该是我一辈子待的地方。无数次王文彪把自己的脚放在沙子上，又收了回来。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谈何容易。王文彪想离开这个落后荒凉的村落，到城市找一份体面的工作，过上体面的生活。

知识改变命运。王文彪拼命读书，十年寒窗，终于如愿以偿考进师范学校。读书期间，王文彪离开生养他的大漠，在象牙塔里开始有限地接触社会，了解这个时代。

1984：从老师到主任秘书

1984年夏，王文彪被分配到家乡杭锦旗第一中学任团委书记兼教师。崭新的生活在他面前铺开。也许，他这辈子都会在这里教书，与一届届像自己一样出身贫困的学子为伍，娶妻生子，安贫乐道。

生活的节奏在变快，地球变得越来越像一个村庄。王文彪可以通过更多渠道认识他所生活的年代。

1986年，王文彪的人生轨迹发生改变。他离开讲台，被选调到杭锦旗人民政府当秘书。从学校到政府部门，王文彪最初有些不适应，但对他来说，这的确是一个与以前不同的新天地。

在旗里工作的王文彪风顺水，被提拔为旗（县）办公室副主任秘书。

在杭锦淖尔村，一切似乎都没怎么改变。人们日出而做，日落而息，依然吃着沙拌饭！

自从走进杭锦旗人民政府后，再回到家乡，王文彪发现人们看他的眼

神与以往有些不同。在世代务农的村人眼里，吃上公家粮，捧上铁饭碗，是一件非常令人羡慕的事情。有些眼光长远的“能人”，甚至猜测王文彪从此踏上仕途，将来肯定会做大官，衣锦还乡。

在王文彪考入师范学院那一刻，母亲就长长舒了一口气，多年的梦想已经实现了。拥有这么一个有志气的儿子，她很满足。参加工作后的王文彪，从学校老师到政府秘书，再到县办公室副主任秘书，一路走来让母亲感到意外和惊喜。母亲的腰杆挺得更直了，一天到晚心里藏着蜜，她感谢王家祖上积德，出了这么一位令家族骄傲的后生。

命运总喜欢不经意地和人开个玩笑。已经是“县里的官”，大好仕途摆在面前的王文彪，突然要离开县政府，到沙漠深处当挖盐工！

村人们除了震惊，还有不少猜测：刚离开沙漠、前程一片光明的娃儿，为何要自寻苦吃再往沙漠里钻呢？难道是犯了大错，被下放到沙漠接受惩罚？一股莫名的气息在杭锦淖尔村氤氲弥漫，村人的窃窃私语不时传进王文彪母亲的耳朵，母亲的心阴郁起来。

1988：走进盐海子

1988年新春伊始，中国政府明显加快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2月9日，全国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座谈会在北京召开。李鹏指出1988年经济工作主要抓好四件大事，“推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是其中之一。

2月27日，国务院批转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提出的《1988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并发出通知。改革是统揽全局的大事，各地区各部门一定要切实加强领导，把改革列入经常性的议事日程。同日，为发展和完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转变企业经营机制，增强企业活力，提高经济效益，国务院发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暂行条例》。《条例》规定，承包经营责任制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按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和包死基数、确保上交、超收多留、欠收自补的原则，确定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使企业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4月13日，经过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和人大代表的认真讨论，